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樂

宋仁宗慶歷元年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謂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不可以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和峴減定鐘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聖旨指

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勑已差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曽蒙差赴太常寺與燕肅等共磨治鐘磬後來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瑗别造鐘磬臣於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茍有所見不容隱默謹具畫一于後

一李照所造鐘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縁李照資性詭僻辨論專固莫非出自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

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頗差四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㪷謂之律㪷其秤以升水之重爲一斤比今太府見用零官秤一斤零十兩十斤為一秤今太府以十六斤為秤謂之律秤又減鐘磬十六枚爲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二枚為一架其鐘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遥長掩遏群樂及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惉懘新韻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聲

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黃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黃鍾九寸正聲却降在太蔟夾鍾之間其太蔟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宮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況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慮

便改正應于李照曾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

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子遺

尋有博士商盈孫參酌典故更造鐘聲其後五代

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

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

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

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

肅只據律準與鐘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
比王朴時已自不同況和峴減定後又經真宗朝
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鑢
然俱不先立尺律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
音律然其舊器傳自唐宋歷祖宗三聖無人輕議
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
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
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

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髙下確然可見况舊鐘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畧加磨鑢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李照定樂時盡底界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蔟以下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黄鐘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鐘粗得三架即可於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

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
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
律復古順道何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復
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鑄造鐘磬一架臣伏
見胡瑗曉筭法能將先儒所説黄鍾管内八百一
十分為方分筭法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
歷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黄鍾一龠

之法皆不及瑗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内得古鐘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鐘古質精妙項鏄皆有簴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瑑雲氣為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説形制相符一鐘破損二鐘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鐘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

皇祖文考寶和鐘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為鐘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鐘合七十二乳遂畫圖子進呈後一面勒令胡瑗悉依古鐘形狀製造新鐘成一十六枚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鐘只下半律鐘磬甚得諧韵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即目見在後來又蒙別差官詳定李照胡瑗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瑗實

龠之黍或有小大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杓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瑗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畧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此古鐘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鐘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

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李照狂妄率然敗壞却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經典裁正律度反以為更倿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

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
下只將胡瑗八百一十方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
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宦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
宮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參定求
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
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
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
可以遂班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

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夕急政陛下能以萬幾之暇慮而定之亦千載不刋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鐘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狀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史為業合為文辭敷啓又緣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修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是敢直說本末

祁乞減編磬事奏曰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鐘所李照狀
為乞減編鐘十六為十二事狀後批奉聖旨送修撰樂
書馮某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
本乎律呂播為音均用在極和要歸協雅而短長清濁
還相損益諸儒駕說各自名家摭據經師資為辨博較
其實至孰有定論昔伶倫命律初無配類后夔典樂唯
取充諧究理益深後人致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獨執
於一方金石設縣屢易其數目鎛縣十二以至編縣二

十四益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歴代相沿遂多創述若絃聲一以至於五十律聲一倍以至於三倍或減半以為得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典應和為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辨不足以備問對擊考之度第循其故獨何曉於是非周朝樞密使王朴嘗造凖以考聲律太常實儼和峴亦經參校論者以為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莫傳其業令止以照素識音律使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鐘齊務要和聲察其用心良亦精密且又請改編鐘

十二以為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閒習周官或乃失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況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若並采衆説則有會禮聚訟之煩若遽更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考視圖載皆有趣義願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祁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奏曰臣案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又别使工人執旌居前次執鼗次執鐸次執錞次執鐃次執相在左次執雅在

右各分行夾引至樂作舞入則自鼗而下咸振作之舞工定位而止及舞將退又振作之舞工畢出而止臣竊詳鼗鐸之設義不虛生蓋舊史禮經但舉其凡不言其細故輩作旅進無有先後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夫錞于鐃鐸在周鼓人四金之奏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得以軍器參焉是舞之容節導於鼗通於鐸和於錞止於鐃輔於相陔於雅

義可見矣寧有導舞方始止鼓參焉止鼓既揺通鐸亂焉進退不倫終始無别臣雖不習故事竊以私意處之謂當舞入之時鼗鐸以先之錞以和之相以輔之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進行列築雅以陔步武各分左右與舞俱出其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故司馬職曰鳴鐃且卻斯之謂矣如此則允協樂意庶復舊職

祁乞别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奏曰歌詩之興尚矣自陶虞而上書逸其傳商頌槩有存者而周詩

大備竊聞班固之論也以為商周雅頌上本有娀姜嫄降鳦履敏而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姒作合之德乃洎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伊尹周召太公申伯召虎山甫之屬靡不襃揚既信美矣聲始歌詠而施及金石洋洋渢渢遂盈塞乎天地之間使後世子孫有以祖述稱頌而攄之無極也孤秦亂剗禮亡樂缺逮漢六世始立樂府采詩夜誦多舉司馬相如之屬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然其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盛德之音寖以失章史官追憤深詆其非南北覇雜音謡哀怨儷篇促節以雕蔚相矜唐家累盛頗憲前烈詔禮於野綴樂於旒然至郊廟詠歌亦止一時之事䴡不逮鄭王不入雅累句庸音商周之風衰焉安巢挺亂正聲兼失或入河海或淪坑谷宋興承五運末流繼千載紹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遑協律之事而樂正禮官又非夙儒故老制作之懿久無聞焉雖薦侑大

禮別製辭曲然皆襲沿舊體未始改為遂使祖宗耿光盛烈幽伏槁簡天命靡昭以為神羞而武穆文孫春秋助祭但習容典不知王業之艱難誠可畏也臣朴野蒭微不逮故實竊惟太祖武皇帝推閏位膺正統撥亂侮亡以黜不端東纓吳㦸右攘蜀壘大去荆僣孌伐蕃酋士無離傷邦用底定罷諸道節度以絕僭萌收天下精兵以強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并汾分遣良吏綏靖萬國斂才懋官内經百度平租射籍以賙四人

貶成讓德卒罷封禪肆我真宗紹休聖功於時匈奴穿塞侮畧邉郡一戎啓行射殪名酋六龘遁去厥角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休寧北方於今是賴而又進妙道廸靈篇柴奉高濟汾河景光瑞福蔵虆翕習臣所不能盡道商之發祥周之監觀方兹蔑矣然而清廟詠歌但紀寅恭淳濯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千品萬官靡所寄言故臣願陛下萬幾之餘取三聖實録摭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極瑞非人力所至者鋪棻發揚

作為歌詩别詔近侍畧依生民公劉猗那長發之比裁
屬頌聲使被金石尚體要而去浮麗根中和而矯淺誣
使言質而易曉理懿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造邦
濟世之勤子孫無滿假怠遑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
美超唐軼漢遂躋三代寧不盛耶
祁論太樂署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鼗奏曰
臣案周大司樂之職雷鼓雷鼗奏於圜丘以祀天也靈
鼓靈鼗奏於方丘以祀地也路鼓路鼗奏於宗廟以格

祖也歷代用焉著為樂令然則小鼓為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嫌也國朝崇薦郊廟但各設鼓於樂縣之内備而不擊夫有鼓無鼗於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葢上襲五代杌敝失傳有司持循罔暇論討臣以為可詔本署稽舊典訪遺法作為三鼗以備大樂祭天之際其鼓若鼗皆使縣工播而擊之用諧音節如此則器備禮完神祇來格矣舊説鼗者如鼓而小以木貫中作柄雷鼗柄各四枚為八面靈鼗柄各三枚為六面

路鼗柄各二枚為四面旁以結皮為耳揺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掌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鼗右手擊鼓云

祁論大樂署有舂牘之名而無舂牘之器奏曰臣觀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華部中著舂牘其説曰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作裓樂賔醉而出奏裓夏以三器築地為之節三器謂牘及應雅也明不失禮也大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漆畫之以兩手築地今並於宫縣

舞樂中用臣比徧問樂工言初無此器及責其樂器之
籍則明著舂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工於今多
在詰其所以乃云恐宗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誤
著於樂纂耳臣謹采三禮圖所畫舂牘之狀大畧可曉
然檢覈著令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鼗鐸
錞鐃相雅干戚籥翟等器不著舂牘則知後人誤采古
名以為空說矣

祁論竽及巢笙和笙奏曰臣奉詔與太常臣燕肅等圖

畫太常樂器以備呈覽至匏部有竽及巢笙和笙共種

案舊說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宮管在中形參差像

鳳翼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据大樂諸工以竽巢

和三種併為一器皆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但以宮管

移徙左右用為小異其巢和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

奏定二義管悉貫匏中今為十九管臣曾索於樂署得

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乃古竽

也其長四尺有餘三十六管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為鳳

飾其空悉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秘而存之為無用之器臣以為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竽以合正聲革易當今署工所用淺俗謟濫之器勿令亂雅并案竽以合正聲革應舊製傳曰放鄭聲謂此物也

祁論精選太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奏曰昔虞舜命后夔典樂教冑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冑子出於公卿聲工皆有明德其為樂可以道古其

為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同和天地道衰官失政移諸侯制度陵僭音曲縵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之風執商齊之宜援古驗今若符合節其後士人則漢有京房魏有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唐有張文成祖孝孫雖未能考正中聲以盡善美其推本律呂有足稱道自梁訖周尋亂不厭猶使王朴賓儼緒求墜韻裒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寫聲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

要雜而無類苗莠相敗雅鄭同儕然禮失而求野或有可采而宋興達者尚未聞焉臣謂古之所以為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為工者皆輿廝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材堪則任後之所以總司者官達則遷樂不逮古責於何有比來諸工尤為淆混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咸求著籍未識所習況責所聞族居州處兀如墻面雖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丕纂謨烈咸事俊良必不借才無容慙德顧

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於死三年廢樂曾何不壞古有其人則樂舉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況年禩綿曠噐用淪亡賢者恥而不精鄙夫濫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微祿使備太常官屬賒其嵗限漫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姿情可教者使滿定員明立章條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

十稔官修事備以須陛下功成作樂矣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天意

警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畫一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竢異時别加制作鎮又奏曰臣近奏國家自用新樂以來風雨不節災異衆多乞且用祖宗時舊樂已蒙下兩制及臺諫官參詳及今兩月未聞奏上伏縁逐時祠祀及九月恭謝皆所施用不可淹久不決竊惟衆樂之和以律與金石為本故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凡律者言十二律也故黄鍾

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凡律圍九分則然今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姑洗仲吕蕤賔林鍾八律皆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夷則南吕二律徑三分圍九分無射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鍾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十二律圍徑不同則積實損益不通外之長短有損益而内之積實無損益此律之法非是

也古之鐘有大小則容受有輕重故實黄鍾之重二鈞容二千龠自二千龠二鈞三分損益之而十二鐘大小輕重容受殊矣今之十二鐘一以黄鍾為率而無容受輕重大小之别又古之鐘皆圜制而側繫之所以出其聲也而今之鐘皆褊制又平繫之故其聲鬱而不出古鐘亦有平繫者然空其柄以出其聲然亦非周之制也周禮疏云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謂鐃也按鈴之狀本圜妥其兩角以為鐘故云如鈴而不圜今以褊為不圜以似鎛為如鈴

所以聲鬱而不發此鍾之法非是也古之磬以一律為之博二律為之股三律為之鼓謂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之十二磬皆以黄鍾為律博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而無長短之别此磬之法非是也律與金石之法非是樂所以不和也乞令筭官考校十二律積實分損益之數并臣今狀下兩制及臺諫官一處參詳所貴易為曉正

四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言曰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

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仁宗時張方平上雅樂論曰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滛佚詐偽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弦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于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

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及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國異其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僻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揉之以胡羯耳目熒潰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理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賔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

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摯拊成禮而已間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葢國家深惟治本修起頽廢上以尊宗廟下以美風俗者也臣愚鄙不達樂意竊思有以仰贊盛事少裨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於師瞽矇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神鬼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呂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敘得人之盛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

之列又漢制畢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
關内侯適子方爲舞者歴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
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猥惡汙濁
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
得而精褻慢三靈誣黷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
意乎今夫執技以事上者歴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
有翰林之署其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
間蒙好賜聯翩美位朱紫垂章者亞肩于朝其太樂諸

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習肄之至簡曾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需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鐘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鐘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略依司天監為之官次秩序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衣冠之後或設為官廩若漢太常弟子

為立選限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隷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射鄉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蔡襄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曰臣伏覩朝旨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竇儼始加詳造太祖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

於衰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
定尺加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
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
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
繹經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其費鉅萬然周禮史記漢
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己不合迺者兩制諸儒參議
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
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

竊謂令來皇祐累黍尺與影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來諸儒或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文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垂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古樂自秦漢以来其說已亾況其形制聲律豈能盡傳幸今所存者畧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令樂器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

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令南郊甫近若衆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伏望聖斷特許施行

英宗時張方平請郊祀用新樂事䟽曰臣前承宣召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律本王朴竇儼之所考正朴旣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䟽云自秦而下旋

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二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缺壞尤甚至于十二鎛鍾不復通其音律輒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雖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絶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

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宫之聲乆絶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黄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

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凖定鐘石自是樂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已來講求樂事於時李照輩各率所見議論不經製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惟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孜孜訪逮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蓋已詳備在周王朴雖造律凖畧定八音爾時世宗方經畧四方用干戈征伐日不暇給蓋但編次舊器考擊粗諧會

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衆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廷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聲音之妙非淺學所及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跼於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能知律呂本於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摶拊節奏

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畧竊以蒙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之於樂律通達本於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過事謙損以稽盛節

神宗元豐二年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言大樂七事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謹按虞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葢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歌之詠陽律陰呂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則神人安得和哉且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

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古者升歌貴人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歌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如大善曲肅肅藝祖一句以仲南黄仲四聲歌之聲律最為和協今夫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如正安曲至誠感神一字兼夷黄四聲或章句已闋而樂聲未終如正安曲已終尚有黄無夷夾大五聲之類茲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裁煩聲以一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故曰依詠律呂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

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此之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為本律必和聲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簫闕四清聲事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葢虞樂之成以簫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葢商樂和平以磬為依也周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葢周樂合奏以金為首也是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為聖帝明王之所貴數十

有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於犍為郡鄭氏注周禮編鐘編磬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鐘編磬簫並以十六為數示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倍之以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濁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者四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耶今巢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

之本聲以七管為律吕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之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事謹按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也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筝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戾於衆樂中聲最煩數而掩壓衆器求其所謂無相奪

倫不亦難哉伏請詳定大樂其鎛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四曰舞不象成謹按樂記曰夫樂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讓德受禪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

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差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參考樂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盛德五曰樂失節奏謹按孔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也其緒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令大樂之作聲不齊一節奏混殽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者乎伏請稽考孔子之言詳定大樂節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謹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㽔

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享祖廟不奏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順陰陽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之制則何以賛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故曰祭祀享無分樂

之序也伏請依周禮分樂之序以奉祠事七曰鄭聲亂雅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惧其難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吕非不備也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請審調太常鍾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宫均法令

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備載律吕宫調又各取本宫樂章一首附於篇以圖考聲則雅鄭昭然别矣

傑上堂上鐘磬議曰准中書劉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鐘磬宫架在庭更不兼設琴瑟匏竹更不寘之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之准此謹按虞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鼗

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正義曰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是知堂上象朝廷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此有周堂上之歌也

大司樂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獻之琴瑟則宫架内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郊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設鐘磬其宫架下降神之樂亦乞依舊設琴瑟其匏竹不寘於牀即乞依禮文所奏請

傑奏請太廟殿上鐘磬狀曰右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所以象

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雖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鐘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備焉臣職在禮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號令自鐘聲而立樂之和平依乎磬聲則鐘磬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轄修製朝會殿上玉磬曾於去年具奏乞依虞書戛擊鳴球之義候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稱陛下

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奉朝旨施行今雖玉磬未成伏遇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鐘磬所貴發揚至音號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及萬物咸被福祐臣不勝大願

三年秘書監致仕劉几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

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黄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成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鍾磬太髙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鍾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黄鍾正與李照樂之太蔟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

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吕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吕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吕清聲以為黃鍾大吕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聲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

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定從而别制

神宗時大司樂劉昺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宫則戰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宫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

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殺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頒則協氣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侍御史陳襄上䟽曰臣謹看詳古者先王用樂皆有上

下之節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舜廟堂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堂下樂也曰笙鏞以閒注閒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簫韶九成注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盛也周之樂其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下管曰閒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入奏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關雎鵲巢皆三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閒歌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閒歌用於

射而其樂故畧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於君臣之會賔客之交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故有間矣曰大者又加備爾王者以樂致鬼神示宜其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無所遺也故樂之序歌者在上琴瑟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下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興匏竹興而後播鼓鼗鼙鐘磬以應之故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乃設編鐘編磬二於

前楹以亂人聲匏竹列於堂下而歌者乃坐於鐘磬之間失上下之序矣皇帝升降祼鬯受嘏則止用登歌而宮架不作迎神送神沃盥復位酌獻有司薦俎則止用宮架而工不登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注為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又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釋者云鐘中得奏九夏謂堂上歌堂下以鐘鼓應之也周禮內宰注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孔頴達云天子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明薦徹皆用升歌而

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薦徹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猶大司樂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鼓鼗送神亦如之送神樂雖不經見義可做此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猶周舞大武惟薦腥之後則偹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如太祖太宗文武之舞並作諸帝止奏文舞其樂六成庶合乎舜之簫韶周之大合樂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吕陶奏乞不用教伶官為舞郎疏曰臣聞樂以象德舞以明功前古尚矣三代之盛憲章繁縟載在傳記可得而詳其屈伸俯仰之容疾徐進退

之節皆所以發揮當世之勳烈而昭示無窮也恭惟本
朝制作文典大備而天地宗廟之祀所用八佾尚以教
坊伶人為舞郎非極盡虔敬之義臣愚伏望特詔禮官
博士講求漢唐以來典故裁量其宜定舞郎之制勿以
教坊伶人濫充其數
徽宗崇寧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
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
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

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宫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

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葢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旣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為鐘一小鐘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

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鍾也黃鍾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一黃鍾為中聲則黃鍾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鍾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鍾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

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黄鍾為正聲易大吕為中聲之黄鍾是帝律所起黄鍾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陽扶隂退律進吕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吕為宫則夲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刋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

徽宗時李復上議樂䟽曰臣聞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

王者甚盛之舉天下熙洽人心悅豫發為和聲因其人聲之和而播之八音又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樂豈苟為異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豈易知乎三代之樂亡已久矣唐貞觀中命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正粗而未備後累經喪亂其器與書今皆不傳載籍所言雖皆以黄鍾為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徑寸短長但糟粕耳有能遺其舊說脫然識其聲別其音者未之聞也夫黄鍾律之始也

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而損益之此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之總乃相旋為宮之法也萬物動皆有聲若造樂精微之妙凡聞其聲則知是何音合何律是為正音是為變音是為清是為濁如此方為知音可以議樂矣近者陛下有詔選官定樂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時之用若得漢唐之器乃漢唐之樂也若得魏晉之器乃魏晉之樂也且欲求為多見則可矣遽以用為今日本朝之樂恐未然也晉之荀

昜取牛鐸為黄鍾出於獨見果合於古乎樂之作欲動天地感鬼神自漢以還未之聞也朝廷昔嘗定樂矣陛下以謂未盡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業而又本朝運膺火德獨祉音未明此固當重為考定也今聞衆議又只依徃昔糟粕而製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詔意夫知音者聞之於耳得之於心自不能傳之言遇其應於心方可默契祉音火南方之音也火性炎上音當象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願詔天下廣求天

性自能知音者敕遣令赴議樂所多方以試之是誠不謬共為講論庶幾其可矣若徒以舊說尺寸長短廣狹重輕而製器此工匠皆能為之矣何足以為樂乎臣愚見如此惟陛下擇之

高宗時布衣韓駒上䟽曰樂壞久矣昔漢有制氏者獨能紀其鏗鏘而已是時去周未幾而士大夫已制氏之不如然尚有一宿工以傳先王器自是先王之器匿不復見士不得聞鏗鏘況能識其義乎既不能識其義又

何知其成也且自先王之時民已不勝其自欲婾放之心然自淫其聲者矣未有亂其器者也其為淫聲益亦由乎筦磬琴瑟之中出焉尚且有禁後世乃始增為彈箏擊缶吹竽擿鼓之戲始亂樂之器矣其萌芽時或自閭里或自夷狄至其寖獘則邦國亦用焉又其為器愈陋而愈工愈工而愈濫斯民之不復古意在斯乎永言前載每用憤歎豈圖今日親逢韶濩之作夫其目厭乎陋器耳褻乎哇聲驟而示之正樂廣大怡愉髙明博備

固已茫乎若一游虞庭而入闕里也昔之記者以為牙
曠之屬能使鳥魚下上始徒以為虛語乃今驗其然耳
矧今之樂本明天子自興神物以為之制豈但牙曠之
所為哉士雖耳剽目淺比之鳥魚亦靈甚矣玩而習之
將必有成於樂者顧非愚之所能也雖然攝衣勾指受
業君子之塗亦得議其畧矣夫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樂之孟子亦言樂則生生則烏可已古之樂
其器朴其聲簡文侯以之而坐寐而仲尼以之輟肉者

意必有朴而文簡而微者焉士與乎此則其精微獨得於心見於外者不過手舞足蹈而已其妙萬物之學豈可紙上語哉此明天子之所造也幾於成矣然猶未也夫以顏子之賢必不惑於鄭聲而夫子使之放懼其易以惑也士安得人人如顏子然而入宮則聞正樂出宮則聞哇聲其能成也希矣其能成而久又愈希矣要使邱井田野賓婚禱祀率用是樂向之陋器一埽蕩之則士無所易惑得以養心盡性而極於道徐出其學為聖

時之用無不可者愚終不足以與此
秘書正字張孝祥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曰臣恭惟陛
下飭躬齋精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
薦未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畧
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而弗協三歲之親祠四時
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
惟真宗仁宗寔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
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苑奉

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別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

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蘓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黄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亦以周法鑄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作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

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鍾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

以謂近古合宜者也今最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律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壯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葢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數鈌宜補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

十四簴上曰甞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

右統言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八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九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

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又問王者何以選賢對曰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

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望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武王曰善

武王又問太公望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望對曰舉

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望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齊桓公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覇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

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

之害霸桓公曰善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觧其子以食其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

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

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

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覇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

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絃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晉師敗歸桓子即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

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荆齊燕代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内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

必絶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
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
王大説賈封千户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
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
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
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於世監門
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
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

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巳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

韓非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㑹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
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
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
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壁不飾朝廷犀象
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
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
髀而歌聲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魏桑閒昭一作

韶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問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

王乃除逐客之令

漢高帝為漢王時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

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

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

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説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竒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

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亷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亷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國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王以為然

高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隱

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文帝拜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
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
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
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時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

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宣帝五鳳三年丙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

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

時蕭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

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褒有軼材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羮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䣛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蝤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吕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説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葢信乎其以寧也

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

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請言庸違象恭滔
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
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
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功著職修威信不廢昨以京師
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舉之辜不可但已即

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成帝時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薦用薛宣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説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此一舉可不致詳

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
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
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絶息
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干
欺誣之辠臣聞賢才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
建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

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虚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為雲中太守
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而骨
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
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
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
敞拜為兾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

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皐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

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

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時傅太后始與政事右將軍傅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

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
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
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
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
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
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
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

散萬金以蹝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延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後漢光武為蕭王時以河内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閞中吾今委公以河内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王引兵而北恂調糇糧治械器以供

軍未嘗乏絶

建武十一年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光武時武陽侯朱浮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

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関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苟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猒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静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

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

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陽都侯伏湛曰臣聞唐虞以股

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

見故大司徒陽都侯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

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

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

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髪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

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
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
明帝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曰臣聞為國
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
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
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
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
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章帝時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

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司徒第五倫薦用鉅鹿太守謝夷吾上疏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説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隷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

臣嚴綱曷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吕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采之於今超焉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

使登號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禄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庚令徵臣塞咎免悔

安帝時尚書陳忠論薦劉愷上疏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

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御史中丞樊準薦用龎參上疏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龎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覩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

督三輔諸軍屯
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詒龐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參既已失期乃詐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

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寛宥之科誠有益

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順帝時當會茂才孝廉太尉龐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

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

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

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

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

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

辛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虚温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奥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

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由寧方國陳留近郡令太守任缺廣才畧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

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葢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竒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

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喬厚等而以固為大司農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

著頴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時合浦太守孟嘗以病徵還隱處窮澤尚書郎楊喬上書論薦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

而甞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資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甞竟不見用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太尉陳蕃上疏極

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封閭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

之者皆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髠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廵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徳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

所棄也天之於漢惓惓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時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第五種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

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纎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竒奥之術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歩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説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贓盜公負筋

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兾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顧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種會赦出

獻帝時公車司馬令謝該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

乃謹令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雷驚羣凶破殄始有

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

令謝該體曽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埶周覽

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黄熊入寢亥首

有二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

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

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材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録所在名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

融又論薦處士禰衡上疏曰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将弘祖業疇咨熈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戹運勞謙日昃惟

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懐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
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
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
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
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曹操薦荀彧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
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

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懐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九